全唐文/卷0397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全唐文

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需要人工复查。复查后，请移除此模板。

權倕

倕，皋父，德輿祖，開元二十五年官河西尉，終羽林參軍。

左輔頓僚西嶽廟中刻石記

（上闕）師左馮翊太守魯（闕）之事旬有二日，奉迎（闕）彣耋七百餘人，獻（闕）旌旂火天組練雪（闕）雄貌風清九夷聲（闕）而赫彌天之崇涖臨（闕）礴一邑非夫奮霆電（闕）能自明辟，而下逮王公卿士，洎趣馬小（闕）我魯公之肅龔丕（闕）實勾掾盧奕功、掾揚日休、馮翊宰前御史薛巘、尉裴季通、苗元震、朝邑尉劉遵素、澄城尉邵潤之、河西尉權倕不敢怠也。仰眺（闕）掌，俯虔靈祠，虛聞悉戍之音，實荷穰穰之佑。倕固陋，舊學於師氏，見命書事，因刻石而（闕）

裴朏

朏，河東人。開元中官懷州司馬，入為侍御史。二十八年遷禮部員外郎。

大唐故朝議郎行尚書祠部員外郎裴君墓誌銘（並序）

君諱稹，字道安，河東聞喜人也。自桐川建封，敦煌為郡，魏分三祖，晉方八王，奕代嘉其美（闕二字）年載其令德。高祖定，周大將軍馮翊太守，襲琅琊公，績茂戎昭，化成郡國。曾祖仁基，隋左光祿大夫兼河南道討捕大使。以陰圖王充，義扶舊主，遭時不利，玉折名揚。皇朝追贈原州都督，命謚口忠。祖行儉，禮部尚書兼定襄道行軍大總管

聞喜公，贈大尉，謚曰獻。既明且哲，經文緯武，故事宗於禮闡，大勳炳於雲閣。考光庭，侍中兼吏部尚書，贈太師，謚忠獻。器識宏遠，牆宇高深，亮采天階，丹青神化。君二川淑靈，三事鴻烈，植貞（闕一字）之性，抱經濟之才。生而聰敏，幼而穎悟。仁和孝友，君子之德日新；文學吏能，賢人之業（闕一字）盛。開元初舉孝廉高第，弱冠敕授左千牛備身。秩滿，轉太子通事舍人。（闕一字）宸捧日，青禁朝春，詞令可觀，風儀有裕。歲餘，調補太常寺主簿。（闕二字）寺署辨（闕一字）禮法，按驗伏藏，動盈累萬。卿韋韜，欲以昇聞，期於顯擢，君不求苟祿，固讓厥功。（闕二字）京兆府司錄，未上，丁太師憂。柴毀骨立，殆將滅性，杖而後起，（闕一字）日戒期（闕二字）屢聞，寵光是冀，爰紆聖劄，用勒豐碑，仍命宰臣，俾令護（闕一字）此乃顯（闕一字）千古、哀榮九原者也。太師公直道不回，存亡交變，明主優（闕一字）恩禮，時列害其公忠。定謚之辰，將沮其美，君晝夜泣血，號訴聞天。特降（闕一字）言，以旌其實，詔改謚曰忠獻。豈非孝感之至，以發皇家；報應之期，有如影響？憂制缺，主上永言念舊，方議賞延，命執事於五品官。時宰以君（闕一字）量清通，不欲處之散地，請授史官，是日拜起居郎。君衰服外除，心喪內疚，（闕二字）今職，遠（闕一字）先碑。敷奏上感於冕旒，情禮近傷於冠佩，自武德之始，迄於茲日，注（闕一字）所闕，四百餘卷，南史直筆，東掖記言，考古而行，怡然理順。俄遷尚書祠部郎。君才兼（闕三字）典郊廟，續祖訥之清言，循樊準之儒術。明光伏奏，聞望攸歸。嗚呼！天不假年，神爽其善，視事累月，臥疾彌旬。以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終於長安光德裏私第，春秋卌。其先葬於聞喜之東涼原也，即以辛巳歲二月癸丑二十日壬申，旋窆於長安萬春鄉神和原，禮也。初日者有言曰：「且有橫厄，願禳之。」君曰：「苟無負於神明，亦何禳之有？」生死有命，誠性已齊，此則達人之用心也。君博識多聞，含光育德，誌希宏濟，心鏡無為。嘗覽太一之書、黃公之略，每懷遠大，自比範、張。及我宦成，期於身退，掛冠投紱，臥壑棲林。青雲始階，黃埃溘至，海內豪雋，孰不惋惜？嗣子倩等，異才動俗，純孝通神，永慕寒泉，式刊貞石。其詞曰：

全晉舊國，彼汾一方。宗門貴仕，代有烈光。鼎鉉襲懿，蘭菊垂芳。地靈世德，之子含章。含章伊何？載挺時哲。（闕一字）服教義，遐紹忠烈。詞煜春葩，操貞暮雪。珪璧內潤，鼓鍾外徹。肅祗一命，趍侍兩宮。奉常典禮，左掖記功。清輝就日，逸翮搏風。高選郎署，公議攸同。建禮休汗，漳濱移疾。方奏丹墀，遽辭白日。隱嶙前嶂，微茫此室。勒銘幽泉，永識芳實。

梁渙

渙，（一作渙）開元朝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

對津吏告下方傷水判

〈得津吏告下方傷水，請毀左右隄，水工景固爭。〉

遠通漕引，近切河渠，擁左右之連隄，隨深淺之積態。屬流水之至，長河沓起。桃花淼淼，實類迷牛之闕，（一作闕）；竹箭滔滔，方比鑿龍之迅。委輸無限，傷害為虞，既為長隄固全，豈使下方傷水？導之則可，毀之匪宜，無從津史之言，請依水工之見。

張秀明

秀明，開元朝官御史，遷吏部員外郎。

西郊迎秋賦

彼元天平分，以成乎歲也；惟日有令，將法於王者。服蒼玉而應春，居明堂而順夏；既隨時而有義，皆率禮而無舍。若乃律中夷則，神司蓐收；涼風以厲，大火西流。草木不芳，誰忍聞於鶗鴂？囷圄再繕，亦申命於鵁鳩。先三日而太史以謁，率百官而天子乃遊；然後天仗齊列，野慶清秋。乘白輅而啟行，載白旗而扈從；天顏乃穆，帝典攸重。彼詞客與史臣，鹹作歌而陳頌。既啟鑾輅，爰居總章；備水潦，修隄防。鴻雁將賓，待橫舟於汾曲；鷹隼已擊，且校獵於長楊。實惟道映三五，何啻聲超百王而已哉？別有原憲長貧，仲尼少賤。朝遊白社，驚一葉之辭秋；夜宿靈台，聚群螢而燭卷。既睹西郊之禮，將述東山之禪；欣庇影於禹陰，願陳力於周諺。

對初稅畝判

〈所司初稅畝，怨者實多，僉議罪其變法。中尉云：匪躬之故，兩執不同。〉

什一而稅。周道如砥。二吾不足。魯政斯壞。國家鄰善以化。寶穀而理。上下皆給。不學算車移人。邕和大來。惟知手舞足蹈。嗟爾加稅。昧我大猷。曾不慕於若堯。坐貽陷於大桀。將謂浚我。有司何取於匪躬。寧有盜臣。中尉且多於尸祿。儻能率法。抑有前聞。若苟而為。斯亦奚問。

對旄人奏散判

〈日本請吏賜宴於朝旄人奏散不以靺為惠文冠所持辭云屬韄鞢氏〉

國家有道，日本請吏，皇恩載洽，式宴於朝。眷彼旄人，掌我夷樂。邊夏不雜，聲未動於禁靺；風霜有典，罪已彰於惠文。雖御史彈毫，雅存綱紀，而旄人有訴，請問韄靺。

對祭五嶽判

〈所司有事恒山，用沈辜，御史糾失禮，不伏。〉

天子遍祭，無文咸秩，牲幣之禮，則有司存。惟彼恆山，是稱北嶽，泄雲雨以潤物，森草木而藏景。有靈則祀，故能視彼三公；執文而行，何其誣我五禮？御史以寶符作氣，雖久歇於無恤；沈辜受欺，曾不若於林放。按以失禮，竊謂其宜。誠合沒齒無怨，豈為噬臘遇毒？所司不伏，雖聞飾非，敢陳愚見，以罰白金。

裴鼎

鼎，開元二十年官金吾將軍，出為會稽刺史，二十六年移衛州。

對陂防判

〈甲秉權決去陂水人相傳云有兩鵠言陂當復甲以惑衆云飯我豆食羹芋魁科不伏罪〉

天生五材，水善利物。且溉且糞，長我黍禾；為隄為防，制為畜泄。甲秉國鈞軸，作人父母，可以興利除害，仍舊貫以從時。豈宜違俗變常，師乃心而改作？使或者相駭，訛言不懲，托黃鵠以興詞，冀鴻陂之必復。鳥鳴亳社，抑有前聞；石言魏榆，斯無可採。昔田疇是辟，歌鄭卿之遺愛；今羹芋興謠，嗟漢臣之不軌。緬想翟公之策，安可效諸？竊詳甯越之鞭，非其罪也。

潘觀

觀，開元時人。

使者徵祥記

開元神武皇帝膺圖馭歷，出震承天，陽春涵惠澤之滋，元古興匪常之頌。建茲祠室，厥瑞駢臻，置立以來，靈應有五。其一也，山遙水阻，運木頗難。不雨不風，水忽漂漲，汀洲泛溢，吹桄近山，計木才登，水便複舊。江人稱異，老少咸嗟。其二也，廟地形勝，林芳澗清。野竹散林，則連岡距谷；丹粉雜色，則穴出崖生。私訪者失路迷津，緣廟者往求必獲。其三也，謝土之際，風雲久暗。焚香有告，俄爾之間，雲收風歇，野光火色，盡耀山林，騰焰數回，明朗如晝。其四也，彭蠡臻湊之處，三縣水陸，皆經時有數百人求渡，云我今往廬山謁使者廟，汝載我渡，當酬汝直。留錢經宿，咸成紙錢。其五也，使者騎從，刻削馭人，或泥或木，忽有數軀，流汗霢霂。凡此五事，前世罕聞，良以聖德潛通，遂使休祥煥著。

王燾

燾，珪之孫。開元朝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給事中，曆戶部員外郎。

外台秘要方序

昔者農皇之治天下也，嚐百藥，立九候，以正陰陽之變沴，以救性命之昏劄，俾厥土宇，用能康寧，廣矣哉！洎周之王，亦有塚卿，格於醫道，掌其政令，聚毒藥以供其事焉。歲終稽考，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失四下之。我國家率由茲典，動取厥中，置醫學，頒良方，亦所以極元氣之和也。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此乎？故三代常道，百王不易，其所從來者遠矣。自雷、岐、倉、緩之作，彭、扁、華、張之起，迨茲厥後，仁賢間出。歲且數千，方逾萬卷，專車之不受，廣廈之不容。然而載祀綿遠，簡編虧替，所詳者雖廣，所略者或深。討檢則功倍力煩，取舍則論甘忘苦，永言筆削，未暇屍之。餘幼多疾病，長好醫術，遭逢有道，遂躡亨衢。七登南宮，兩拜東掖，出入台閣，二十餘載。久知宏文館圖籍方書等，繇是睹奧升堂，皆探其秘要。以婚姻之故，貶守房陵，量移大寧郡。提攜江上，冒犯蒸暑，自南徂北，既僻且陋，染瘴嬰痢，十有六七，死生契闊，不可問天。賴有經方，僅得存者，神功妙用，固難稱述。遂發憤刊削，庶幾一隅。凡古方纂得五六十家，新選者向數千百卷，皆研其總領，覈其指歸。近代釋僧深、崔尚書、孫處士、張文仲、孟同州、許仁則、吳昇等十數家，皆有編錄，並行於代。美則美矣，而

未盡善，何者？各擅風流，遞相矛盾，或篇目重雜，或商較繁蕪。今並采精英，銓其要妙。俾夜作晝，經之營之，捐眾賢之砂礫，掇群材之翠羽。皆出入再三，伏念旬歲，上自炎昊，迄於聖唐，括囊遺闕，稽考隱秘，不愧盡心焉。客有見餘此方曰：「嘻！博哉！學乃至於此耶！」餘答之曰：「吾所好者壽也，豈進於學哉？至於遁天倍情，懸解先覺，吾嚐聞之矣。投藥治疾，庶幾有瘳乎？」又謂餘曰：「稟生受形，鹹有定分，藥石其如命何？」吾甚非之，請論其目：「夫喜怒不節，饑飽失常，嗜欲攻中，寒溫傷外，如此之患，豈由天乎？夫為人臣、為人子，自家刑國，由近兼遠，何談之容易哉？則聖人不合啟金縢，賢者曷為條玉版？斯言之玷，竊為吾子羞之。」客曰：「唯唯。」嗚呼！齊梁之間，不明醫術者，不得為孝子。曾、閔之行，宜其用心。若不能精究病源，深探方論，雖百醫守疾，眾藥聚門，適多疑而不能一愈之也。主上尊賢重道，養壽祈年，故張、王、李等數先生繼入，皆欽承請益，貴而尊之。故鴻寶金匱，青囊綠帙，往往而有，則知日月所照者遠，聖人所感者深。至於嗇神養和、休老補病者，可得聞見也。餘敢采而錄之，則古所未有，今並繕緝，而能事畢矣。若乃分天地至數，別陰陽至侯，氣有餘，則和其經渠以安之；誌不足，則補其複溜以養之。溶溶波波，調上調下，吾聞其語矣，未遇其人也。不誣方將，請俟來哲。其方凡四十卷，名曰《外台秘要方》。非敢傳之都邑，且欲施於後賢，如或詢謀，亦所不隱。

乳石論序

按古先服餌，賢明繼踵，合和調煉，道術存焉。詳其羽化太清，則素憑仙骨，若以年留壽域，必資靈助。此蓋金丹乳石之用，豈流俗淺近而能知？所患其年代浸深，訣籙微密，世有傳習，罕能詳正。更加服石之士，精粗不同，雖誌貪補養，而法未精妙。遂使言多鄙褻，義益繁蕪，每加披覽，實長疑惑。既子弟不得親授，亦家童莫能曉了，存諸左右，殆謂闕如。餘宿尚穀神，棲心勿藥，歲月雲久，經書精通，知文字之一失，乃性命之深誤。是以會集今古，考量論訣，取斷名醫，都凡纂要，建題篇目。並五藏合氣，經絡受病；八風所中，形候論訣。兼諸家會同，將息妙術，及乳石丹與雜石壓埋之法，錄定倫次。即以時代為先後，今刪略舊論，纂集新要，分成上下二卷。可謂價重千金，比肩萬古，垂之於後學，豁若冰消者乎？

明堂序

夫明堂者，黃帝之正經，聖人之遺教，所注孔穴，靡不指的。又皇甫士安晉朝高秀，洞明醫術，撰次甲乙，並取三部為定。如此，則明堂甲乙，是醫人之至寶。後之學者，宜

遵用之，不可苟從異說，致乖正理。又手足十二經，亦皆有俞。手足者，陰陽之交會，血氣之流通，外勞肢節，內連髒腑。是以原明堂之經，非自古之神解，孰能與於此哉？故立經以言疾之所繇，圖形以表孔穴之名處。比來有經而無圖，則不能明脈俞之會合；有圖而無經，則不能論百疾之要也。繇是觀之，書之與圖，不可無也。又人形不同，長短異狀，圖象參差，差之毫釐，則孔穴乖處，不可詳也。今依準甲乙正經，人長七尺五寸之身，（《千金方》云：七尺六寸四分）今半之以為圖，人長三尺七寸五分，（《千金方》云：三尺八寸二分）；其孔穴相去亦半之，五分為寸。其尺用古尺。其十二經脈，皆以五色作之；奇經八脈，並以綠色標記。諸家並以三人為圖，今因十二經而畫，圖人十二身也。經脈陰陽，各隨其類。故湯藥攻其內，以炙攻其外，則病無所逃，知火艾之功，過半於湯藥矣。其針法古來以為深奧，今人卒不可解。經云：「針能殺生人，不能起死人。」若欲錄之，恐傷性命，今並不錄針經，惟取炙法。其穴墨點者，禁之不宜炙，朱點者炙病為良，具注於明堂圖，人並可覽之。《黃帝素問》：「擿孔穴，原經脈，窮萬病之所始。」九卷、《甲乙》及《千金方》，甄、權、楊、操等諸家炙法，雖未能遠窮其理，且列流注及旁通，終疾病之狀爾。

張星

星，開元朝官太常博士。

贈工部尚書宋慶禮謚議

慶禮太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於家，凶於國。按謚法，好功自是曰專，請謚為專。

張守節

守節，開元時官諸王侍讀，守右清道率府長史。

史記正義序

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遊江淮，講學齊魯之郡，紹太史，繼春秋，括文魯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摭楚漢春秋，貫紬經傳，旁搜史子，上起軒轅，下既天漢。作十二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

著；八書，贊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目足以經邦。裴駰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自劉向、楊雄皆稱良史之才。況墳典湮滅，簡冊闕遺，比之春秋，言辭古質，方之兩漢，文省理幽。

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銳心觀採，評史漢詮衆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發揮膏肓之辭，思濟滄溟之海，未敢侔諸祕府，冀訓詁而齊流，庶貽厥子孫，世疇茲史。

于時歲次丙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

馬損

損，開元朝官侍御史。

對坐於左塾判〈裏胥坐於左塾，鄰長怒而逐之，縣科無禮，鄰長訴非失。〉

〈里胥坐於左塾，鄰長怒而逐之，縣科無禮，鄰長訴非失。〉

聖人作孚，百姓以理，農夫服田，乃亦有秋。中庸可範，則鄉有黨而國有學；南畝不勤，則里有胥而鄰有長。豈獨敦崇耕稼，平秩出入；亦將禮異班白，儀成風化。胥關於禮，自可徵詞；長怒逐之，夫何衅焉？縣司科罪，亦未為得，無方之士，誠宜咎之。

張子漸

子漸，開元朝官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

對習星曆判

得甲稱人有習星歷，屬會吉凶，有司劾以為妖，款云《天文志》所載，不伏。
南正司天，北辰列象。昭回可議，坐徵雲漢之詩；歷數難推，自合史官之序。當今銅渾設範，玉衡齊政，四毗各業，庶績其凝。舉而推之，雖頗會於終吉；子不語怪，竟貽咎

於為妖。彼何人斯？獨探幽說。然古人垂教，良史屬詞。重黎掌日，得唐堯之躔次；甘公言星，明漢家之歷象。遐覽前志，事有職司，功乎異端，誰任其罰？請寘霜典，無取星占。

鄧承緒

承緒，豫章南昌人。開元中九經擢第，釋褐京兆府參軍，充虢王府判官，拜兵部員外郎，出為信州刺史。

對澤宮置福判

〈甲司澤宮，將祭而習禮，所由置楅不設中。御史劾之，訴雲自邦國已下則有名制，王者之式未之前聞。〉

六藝之修，五善之備。禮稱觀德，義在興賢，豈加爵而益封？實選士而預祭。惟甲何者？司射澤宮，見貍步之張侯，以鹿鳴而應樂。設中置楅，用陳矢算之儀；釋獲建旌，遂明多少之數。賓主存乎百拜，公卿繼乎六耦。能其中質，定以和容，豈罰觥之為慚？亦削地而成恥。禮之美者，德實在茲。況名位不同，自邦君而節制；器物有等，實王者之殊儀。卑不逾尊，上得兼下。法官所劾，敢奉守官之誡；訴者有辭，恭聞克謹之義。

對西陸朝覿判〈西陸朝覿，闕彤繹之供。御史劾之，云：非其時，不合禮。〉

獻歲發春，列宿分曜，人其不惑，序惟莫愆。乙也司存，式瞻天道，令乎窮穀，以將納冰。物其惟新，時漸於廟。日在北陸，其藏之也以周；星見東方，其出之也以遍。克諧冬夏之氣，不悖陰陽之宜，彼彤繹而不修，何祭祀之為禮？御史之舉，差執簡而不違；有司之儀，盍變通而盡利？刑惟不濫，其可加諸？

張景

景，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官侍御史。

對舉抱甕生判〈河南東道持斧舉抱甕生，或告雲矯州，科生妄罪，不伏。〉

〈河南東道持斧舉抱甕生，或告云矯州，科生妄罪，不伏。〉

罪不伏弓旌待士，束帛登賢，授方任能，察言觀行。雖三微改運，文質有殊，百代可知，風聲不替。國家克明峻德，無曠庶官，多士斯聞，得人為盛。猶恐考槃有作，蒭軸生詞，思草澤之遺芳，憶山泉之逸賞。傍馳鶴板，博訪龜枚，將求異等之才，載下非常之制。方書執簡，直指觀風，澄清之道莫聞，黜陟之宜且昧。海隅沉隱，未薦褒衣；漢陰矯識，翻稱抱甕。詳延不中，使司自是疏遺；混沌假修，野老若為加罪。

河南縣尉廳壁記

縣尉能禦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盜賊息，非尉之能；盜賊繁，過不在乎尉矣。上失其平，下苦其情，弱者困死，疆者偷生，道之常也，豈樂盜哉？無竭民力，民心安益；無盡民物，民利豐實。居鄉聚族，有良有睦，履詐跡偽，有責有愧，民之常也，孰肯為盜哉？故曰能與過，不在乎尉，在時政之得失爾。若夫平鬥訟，懾凶狡，惟盜是禦者，尉之職也。苟失其人，則貪殘誣枉，民不勝弊，反甚於盜焉。今郡縣至廣，庸不知所得者幾何人哉？太原王昭度字世範，登進士第，為河南尉。尉之職，無所不舉焉，然誠不足展世範之才。顧其所得，亦斯民幸矣。世範於景有舊，因求記刻於廳壁，庶有信於後，於是乎書。

皇甫璟

璟，開元中官陽翟尉，上疏諫置勸農判官，貶盈川尉。

諫置勸農判官疏

臣聞智者千慮，或有一失，而愚夫千計，亦有一得。且夫無益之事繁，則不急之務重，不急之務重則役數，役數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是以太上務德，以靜為本；其次化之，以安為上。但責其疆界，嚴其隄防，山水之餘，即為見地。何必聚人阡陌，親遣檢量，故奪農時，致令受弊？又因出使之輩，未識大體，所由殊不知陛下愛人至深，務以刻剝為計。州縣懼罪，據牒即徵，逃亡之家，鄰保代出，鄰保不濟，又便更逃，（一作輸）。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則慮法交及，臣恐逃逸從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在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寮，向逾萬數，蠹食府庫，侵害黎民，國絕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蓄。雖有厚稅，亦不可供，戶口逃亡，莫不由此。縱使伊、皋申術，管、晏，陳謀，

豈息茲弊？若以此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為粟帛，亦恐不足，豈量田稅客能周給也？

李宙

宙，開元朝登進士第，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

奉和聖制喜雨賦

既五月兮生一陰，猶不雨兮思作霖；聖自咎兮天同德，誠下答兮神孔歆。臣聞澤不潤下，意欲乾封；豈大明在御？而荒歲或逢，禮有旱暵之舞，詩有昭回之詠。陛下退史巫之紛若，追后土之虔敬；以乾坤而合德，何造化之不測？當赫曦兮是時，與霧雸兮為期。粵三日而將澍，未崇朝而已布。霏微露立之壇，霢霂風旋之步；緬察獄以臨幸，嘗禱林而戒懼。曷若不言而順於陰騭，曰肅而變其陽數？非破塊與鳴條，惟滌場及灑路。靈臺是升，斯考休徵；渾儀已緯，更酌元亨。爾乃紫微涼夏，彤庭景深；初泛灩於太液，復蕭條於上林。傾菡萏而花舞，散青蔥而葉吟；宜刻漏於銀箭，雜秋聲於玉琴。龍虎飛騰兮多氣色，鸛鶴鳴叫兮有清音。況田畯之至喜，奉聖人以為心。惟大君之德也，如雨施於上元，如澤漏於重泉；浸四溟而無遠，洞萬物而無偏。喜羣生之遂也，山不翦其毛髮，河不污其宮闕；思就紺而生虹，願從風而移月。絕奔雷以無景，靜行雲以不發；願依稀兮其奚多，雖三五而可越。

對不供祭用判

〈景奉使沈貍，虞人不供其用。〉

厚德載物，山澤通氣，珍怪奇產，虞衡是職。無幽不通，在山川而有事；至誠則感，故鬼神以是依。惟景肅將天威，祗若事典，式崇望祀之禮。用展沈貍之義，而虞人不虔，祭物有闕。各守爾典，奚曠於庶官？莫恭其職，自貽於伊咎。請舉虞人之罪，歸於士師之辟。

張利貞

利貞，河間人。開元朝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金部員外郎，遷御史中丞。出為陳留守，

領河南道采訪處置使。卒於官。

對不供祭用判

〈景奉使沈貍，虞人不供其用。〉

國之大事，必存乎祀禮；有五經，莫重乎祭。故肅事享薦，雖不祈求，而歆馨碩德，是資昭報。主上纂堯丕緒，欽虞大孝。是卑宮室，固非為已；用崇享祭，其以佑人。故臨遣制使，聿修祀典，飭躬戒告，展采錯事。捧珪幣，潔牲牷，盛儀宿設，嘉樂具舉。川先河後，得沈浮之義；因方即陰，合瘞貍之禮。比時具物，責成存乎有司；虛中慮事，先令期於使者。彼何為爾，而敢闕供？夫惟虞人，不應無訴。

王師乾

師乾字修然，琅琊臨沂人。

王右軍祠堂碑

公諱羲之，字逸少，琅琊臨沂人也。原夫在天呈象，箕昴垂其宿；在地成物，嶽瀆耀其英。蘊粹含精，孕靈誕秘，降為人傑，君酌其休。自黃龍紀德，帝軒握大寶之符；丹烏啟瑞，周儲開氏姓之兆。爾其吉駿誠感，標秀質於文昌；離翦止殺，協英圖於武帳。既而呂刀慶遠，郭筮靈長，或瀏瀏風鬆，或爛爛岩電。盛哉茂族，其昭昭乎！係德象賢，為海內之冠冕，國史家諜，可略言焉。曾祖覽，清河太守、宗正卿、光祿大夫、即邱子。劉德智略，始參宗正，蔡義經術，初登大夫，故得象海括河，昇高能賦。祖正，散騎常侍。父曠，建威將軍、淮南內史、建始侯。應德璉之規獻，入掌禁中，韓安國之嚴明，才兼閫外。公之生也，踐得二之機，應五百之慶。骨鯁清貴，鑒裁端凝，夷簡澹雅，魁梧頹放。性敖如也，深為從伯大將軍敦、丞相導之所器重。學總墳素，藝苞流略，書窮八體，才贍五能。至若垂露崩雲，芝英薤葉，鸞回鵲顧之巧，虎踞龍騰之勢，信可挺拔終古、暉映來今者乎！我大唐太宗文武聖皇帝，甄陶堯舜，漂滌羲軒，物色賢良，夢寐前載。萬機之暇，宏覽典墳，得之右軍，欣然師範。親紆聖旨，制讚論焉，其略曰：「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會惟王右軍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斯乃萬代之榮觀也。與夫周表商閭、漢修樂墓，故不同年而語矣！」時太尉郗鑒，負佐命之勳，居台鉉之貴，使求佳胥於文獻公，公令東廂自觀之。子侄聞者，莫不聳身矜持，公獨坦腹

而不屑意，竟當選矣。起家秘書郎。石渠奧府，天祿仙台，藉非揚雄、劉向之才華，班固、左思之覃思，筆削之舉，不亦難乎？征西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參預謀謨，總統綱紀。魏陽元之領袖，早曆清階；溫太真之鮮明，遽登英位。兼此二美，在我公焉。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彙澤西浮，潯陽重鎮，伊昔南夏，埒擬扶風，江湖潽　　，匡廬嵬崛。所以山藪藏疾，川澤納汙，非無草竊之人，實有雚苻之盜。下車無何，梟音遽革。公譽望幼挺，才器夙彰，聲名洋溢，公卿藉甚。識興不識，莫不引領而思交；知與不知，鹹願舉手而同薦。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應命。常伯補袞，冢宰提衡，唐虞則龍作納言，漢魏則貂蟬近侍。卒不降誌，保真恬怡，荀卿所謂「德行高則驕富貴，禮義重則輕王公」，於右軍見之寧矣。複授護軍將軍，亦推遷不拜，除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甌越奧區，地惟關輔，浙河襟帶，秦嶺股肱。士女殷繁，商賈聯絡，一部之會，氓俗難循。公示以威恩，孚以誠惠，敦學校，勸農桑，梟雄猾，賞廉孝，未逾期月，風化大行。然後致書朝端，以誡執事，詞理鯁亮，言旨切直，豈徒賈生流涕、孟軻浩然而已哉？既而金行不競，小人道長，興言慷慨，峻誓墳塋，隨時卷舒，關國隆替。即不屑之願，循長往之誠，窮遊名山，遍曆滄海。捐龜組，褫龍章，練金膏，屑瓊蕊，濬曲水，茂蘭亭，開禮賢之館，引貞肥之客。於是謝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許邁之儔，若非抗首謝時，即是文章冠代，何嚐不攀勝慕德、夕處朝遊？公自為之序，以申其誌也。竟以樂死，遂其初情。春秋五十有九，卒於會稽之裏第。朝野軫慟，郡縣傷嗟，路泣行號，風悲日慘，豈徒舂者不相、工女輟機而已哉？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仰遵先旨，固讓不受。公有濟天下之心，蘊公輔之量，智度淹曠，規模宏遠。抱劉琨之氣，嗟地狹而不容；懷樂毅之才，歎主昏而弗用，有以知晉室之不延也。夫盛德之祀，綿於百代；公侯之允，必複其先。自晉迄陳，統會稽時，殆逾數十，可謂英英門戶矣。既而黃旗霸盡，紫蓋英衰，衣冠鹹返帝鄉，禮樂並歸宸甸。子孫流落，今為居人。十二代孫庭之、祐之，愔愔善人，高尚其事，貞不絕俗，隱不違親。偃仰琴書，逍遙魚鳥，雖心懷追遠之道，而家迫屢空之恨。遂使丞嚐久曠，享德無依，樂毅之後未封，若敖之魂遂餒。師乾幸因承乏，叨佐越藩，仰休烈而延聳，俯遺塵而景慕。敬聚宗族，隆構清祠，靈宇森邃，修廊寥轕。時思之禋再茂，如在之敬逾明。荃壁藥房，煜晨風而轉翠；蕙餚蘭藉，順四序而流馨。北望戴岩，題扇之風更遠；東連竹徑，養鵝之沼彌清。西接邑居，朱城麗日；南通阡陌，翠柳含煙。加以萬壑爭流，千岩競秀。澄湖湛鏡，漬星象於波瀾；洞穴封金，孕靈符於宛委。信允常之勝境，勾踐之名都焉。從下一代孫正議大夫守越州都督上柱國公士希俊，師乾八從兄也。操行端舉，風神朗邁，汪汪焉人不能測，凜凜然吏不敢犯。愛人如父母，摘伏如神明。春露流滋，廉庶銘其巨惠；秋霜泛簡，豪猾肅其嚴威。遊刃有餘，雍容多暇。乃昌言曰：「陸機文章，猶陳祖德；潘嶽詞賦，先述家風。況我族盛門昌，首出天下。爰自著姓，以迄於茲，莫不儀表三台，抑揚二鉉。英賢濬發，才產光揚，苟無述焉，

寧昭勳績？」恭承嘉命，敢不云乎？師乾學非覘古，文慚秀異，聊申舉一，詎述芳猷。敬疏無愧之詞，庶披文以見質。公有七子，並有重名，《晉史》詳矣。或早終絕嗣，或無子國除。其有子孫蟬聯，以暨今日者，其惟黃門乎？可以配享祖宗，列為昭穆矣。又諸與公交遊者，英貴特達，勳績昭著，獨謝太傅乎？今配食賓筵矣。從十四代孫石城寺僧道敬、金庭觀道士道崇，研空兩諦，覈妙重元，入龍藏而冥搜，遊鳳京而賾秘。從十四代孫朝議郎行歙州黟縣令爽，銅章撫俗，墨綬親人，惠訓浹於重泉，謳謠光乎單父。從十六代孫元應令嗣賢文毒師元保家等，並晦跡林泉，脫屣纓冕，追仲長之逸軌，慕郭舉之高蹤。共扇家風，同宣祖德，殫素產，頌洪猷，勒琬玉於東甌，俾庶幾認南峴。其辭曰：

沂波括地，�嶺幹天。代載雄傑，奕葉英賢。三槐繼軌，九棘蟬聯。盛哉茂族，人無間然。秦則離翦，漢惟吉駿。武帳揚暉，文昌挺韻。象賢踵德，誕生英俊。汪汪萬頃，森森千仞。常伯獻替，納言喉舌。僉曰具瞻，是屬明哲。竟不降誌，朗其不屑。霜氣棱棱風威切切。泄澤西楚，稽岫東甌。人稱險躁，俗號輕浮。威而不猛，善而能柔。獄囚靡滯，庭事無留。有道則仕，無道則亡。關國隆替，與時行藏。屑瓊膏銑，晦景韜光。山川益秀，草樹增芳。我唐太宗兮皇王冠，文經天地兮武戡亂。欽墨妙兮右軍，發睿詞兮制幽讚。幽讚敏兮叨紀綱，佐郡未理兮泛沂康。欽族祖之休烈，峻祠宇兮蕺岩陽，明德惟馨兮茂烝嘗。子孫不知其所以，遂刊石而流芳。

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